

摩霄庵

前些天收到了堂妹陈彬彬发的一张老照片,照片定格在1965年8月,这是我上大学前夕在家乡福鼎拍的全家福,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叔叔一家以及我父亲的合影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我考上大学,全家人都为我自豪,特别高兴。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很穷,无力供子女读书,父辈中最有文化的叔叔,也仅上过两年私塾。我能考上大学对家人来说是天大的喜事。叔叔陈勉良得意地对我父亲说,我们陈家出了个大学生啦!可以看得出他们兄弟俩非常开心。我的妹妹们个个喜笑颜开,为我祝贺。

我们家属于赤贫农,上无片瓦,下无寸土,祖父无力娶亲,入赘本村半山黄氏寡妇我奶奶家。奶奶原生有一子,祖父入赘后,又生了我父亲、姑姑、叔叔,生活压力巨大。

1933年,叔叔参加革命,1937年因掩护战友被捕,受尽酷刑。由于叔叔的身份没有暴露,在家人的努力下被保释回家。叔叔在家养伤后又重新归队,敌人发现后,为了抓捕叔叔,把祖父关进牢房严刑拷打,并放出风声,以引诱叔叔出现。祖父年事已高,体弱多病,经受不住折磨,很快就奄奄一息。敌人看祖父快不行了,才让保外就医,乡亲们把他抬回家后,没几天他就含怨去世了。

我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在我之前有6个哥哥姐姐,除了大姐活着外,其他5个哥哥姐姐年幼时均因惊吓以及疾病等原因夭折。

1949年5月28日,家乡和平解放。1950年父亲和叔叔商讨决定,随邻村企岭溪老乡谢二某到海边讨生活,举家迁往秦屿冷城茶塘村。“土改”时,我们家按人口分到了15亩田地,叔叔和婶婶也分了6亩田地,我们家终于有了自己的田地。叔婶的田地由父亲种,代交公粮。我们非常感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,让我们翻身做主人。

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,土地归国有,父亲随年岁增长,劳动能力下降,听从叔叔的建议,到白琳翁江国营茶场当职工,我们全家又搬到白琳翁江茶场。当时父亲的工资仅20多元,不足以维持家用,叔叔婶婶定期资助接济我们。他们兄弟的感情非常好,只要一段时间没有见面,叔叔都会托人吩咐父亲到县城,见面唠嗑,拉拉家常。叔叔和父亲一个是县级领导,一个是茶场职工,

通天洞

春日野望

温丽芬 摄



白云寺

春分时节,老家栽种的几亩茶园正舒展着嫩绿的芽叶。我一大早便来到茂密的茶树下,穿上防水服,腰系采茶篓,左手掰下茶树枝,右手一个芽一个芽地将茶青采摘入篓,近距离体会茶农采摘之不易。

我马不停蹄地采摘,饿了啃几口自带的糯米饭,渴了喝一口焖壶茶,一天下来才采摘到五、六斤重的茶青。今年茶青价钱卖不高,每斤只有百来块,还整得腰酸背痛

追忆叔父婶母

社会地位不同,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真挚的兄弟之情。

我小学就读冷城小学,初中在白琳中学完成。当时家里人口多,父亲又年迈,为了减轻家庭负担,上小学时我就半天读书,半天下海抓鱼蟹或上山割草以解决家里的柴米油盐之需。初中时期学业更紧,但我依然一有空闲就上山下海干活,接济家庭。尽管家庭条件不好,但我从小立志一定要好好学习,我的学习成绩也比较优秀,小学毕业后是保送升到初中。

初中毕业时,父亲对我说,家庭困难,要我结束学业,不要上高中,到茶场当职工。时任初中校长的陈世良与叔叔相识,得知我的情况后,借着到县里开会的机会特意找叔叔,说:“茂梅这孩子学习成绩不错,应该继续上高中,休学太可惜了。”叔叔知道后当即托人带话给父亲,要他马上到县城相谈。第二天,父亲就到了县城,叔叔对他说:“孩子能念书是好事,你供不起就把他送到我这儿,我来培养。”

就这样,我得以参加中考,并顺利被当时福鼎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——福鼎一中录取,成为高中部的一员。至今想起来,我仍感恩陈世良校长对我的认可和帮助。

到县城上高中,我吃住在叔叔家。叔婶对我特别关心照顾,视如己出。那个年代,条件有限,县政府给他们在政府办公楼楼上安排了个套间,里间安放两张大床,他们一家六口住在里面,外间是叔叔的办公室。办公室也很简约,除了他的一张办公桌和一个文件柜外,在进门左侧还放着一张小床和两把木椅子,这也是我睡觉和学习的地方。

刚到县城时,我上学和放学回家都要从县政府大门口经过。有一天,门卫把我拦住,问我找谁,我说我放学回家,他从上到下打量着我,就是不让进。这时刚好有个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认识我,把我给带了进去。吃晚饭时,我说了白天的事,婶婶大笑:“看来还是以衣取人啊!”

第二天,婶婶就上街为我买了几件新衣服。我从小到大身上穿的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衣服,脚上穿的也是母亲亲手做的布鞋,与城里人相比“土气”多了。通过这一包装,外表上看上去就不像是“二哥”了。到了秋冬季节,婶婶见我身上的衣服很单薄,就把她穿的一件羊毛衣脱了下来,

交给当时在家带小妹的阿姨,让她把毛衣拆洗后,为我织一件毛衣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穿上毛线衣,穿在身上,暖在心里。我现在还记忆犹新。

叔叔婶婶除了在生活中关心照顾我,还会给我讲一些他们当年参加革命及一些先烈的故事。婶婶给我讲郑丹甫叔叔的妻子任曼君在监狱“赤化”伪监狱长,成功越狱的故事,及任曼君前夫王明扬烈士被叛徒出卖,牺牲后被砍头示众等国民党的暴行。叔叔也经常给我讲我们家祖辈的事,说我们祖上很穷,祖父陈德春和伯祖父陈德抱一直单身,直到祖父三十岁时才与奶奶结婚。伯祖父陈德抱却由于贫穷终生未娶。叔叔教导我要牢记过去的苦,要好好学习,将来做一个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才。

叔叔婶婶善良有大爱,他爱兄长家人,爱广大老区人民群众。我在县城读高中的三年间,见证了许多老区群众跟走亲戚一样,到家里找叔叔,有反映情况,寻求帮助的,有单纯来探视的。每次,叔叔都耐心听取他们的诉求,通过有关部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他对登门者热情接待,主动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,帮助他们谋划发展方向。一些路程远的客人,叔叔婶婶不仅留他们吃饭,临走前还给路费。

大爱无疆,叔叔的品行也深深地影响着我。上高中后,住在叔叔家的我学习条件变好了,学习时间也有了保障,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。1965年,我顺利通过高考,被全国重点高校——东北大学录取了(也就是现在人称“985”的重点大学)。我上大学时的行头是婶婶为我准备的,因东北冷,她为我做了好几套衣服,盘缠也是他们凑的。还好当时上学是免费的,按我父亲的经济条件,每月学校发有18元的助学金,我就是靠这每月18元钱度过大学的五年。

1970年,我大学毕业,分配到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。我始终牢记父辈的教导,在工作单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,入了党、提了干,评上高级工程师,为建设祖国作奉献直到退休。

知识改变命运,我感恩叔叔对我的培养。尽管他们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,但是我对他们怀念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忘,他们的精神风骨已成为我们陈家的家风,得以传承。

□ 陈茂梅

一片瓦

鼠曲粿

我的老家,每个自然村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节日,春节过后,或过清明节,或过谷雨节或过三月三节,各不相同。过哪一天,也不一样。为何有如此差异?倘若溯源,恐怕与祖先从全国各地迁徙而来不无关系。

外婆家是过清明节的。在我的印象里,清明节的标志是吃鼠曲粿。鼠曲粿不同于白粿之处,便是粳米和进了鼠曲草。

什么是鼠曲草?很多人不认识,其实它极为常见,我国各地普遍分布。鼠曲草亦称佛耳草,初夏开花,花黄白色。

清明时节,鼠曲草尚未开花,茎叶又绿又嫩,采来春粿最好。以前,采鼠曲草是女人们的活,外婆、妗子,还有表姐、表妹们全都出动,上山半天,每人拎回一篮子。

鼠曲草很不经煮,和一种叫艾蒿菜的一样,开水里一捞一篮子剩不了一碟子。男人不知道,以为是女人偷吃了呢!所以,老家有一句俗语:男人见生,女人见熟。鼠曲草烫熟后,用菜刀剁碎,把水挤干和蒸熟的粳米混合,放到石臼里舂。春糊春匀后,揉成条粿或上尖下圆的冥斋。这些活儿则是男人的专利。

刚春好的鼠曲粿,热热的,软软的,又不粘口,吃起来香滋滋的,韧韧的,很耐嚼。农村人多喜包红糖粉吃,十分可口。凉了,可煮了吃,或炒了吃,烤了吃。要咸的,可配肉丝、牡蛎、青菜等佐料,先煮好佐料汤,后放粿片,一滚便熟。若要干的,先炒粿片,后加少许带汤的熟佐料,以润为度。煮甜的比较简单,只要将粿片在开水里煮熟,拌糖就成了。炒甜的与炒咸的方法一样,只是以糖代咸佐料。我的体验,烤粿片口感最妙。做法是锅里放上食油,烧热,然后贴上粿片,用锅铲不断地翻转,直至酥软而不生焦即可。

小时候为吃一顿鼠曲粿,春节一过,我便天天盼着清明节快到。外婆家不富,但清明节总要弄丰盛一点,让我们全家一起过。外婆很会做饭,除了多春鼠曲粿,还煮了不少菜肴,跟过年差不多。我们村与外婆村离得近,吃过晚餐,我们就回家,外婆会让我们带许多鼠曲粿回去。

有段遭受饥荒折磨的时间里,外婆村不能过清明节了,因为既无粳米,也无鼠曲草。那时候,可吃的野菜几乎被农民挖光了,鼠曲草更是在劫难逃,外婆很疼我,知道我爱吃鼠曲粿,清明节尽管不过,也要想方设法弄点代替品给我解馋。饿极了,什么都好吃,那甜中带苦的口感,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。我离家读大学后,再也没有吃过外婆的鼠曲粿了。现在,外婆已经过世,妗子们依然延续着清明节的传统,可惜我无缘享受那一份口福。

近几年,“野菜热”悄然兴起,报刊上连篇累牍介绍吃野菜的好处,说可以让人少得疾病,延年益寿。这令很多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们青睐有加。于是,清明节市场上出现了专卖鼠曲粿的商户。我买过一回,孩子们吃了都怀疑起我关于鼠曲粿的宣传,他们瞪着眼睛问我:“爸!这就是您吹的鼠曲粿?没味没素的。”我尝一口,便知道是假货,粿里用的是赝品——芥菜叶,压根儿没有鼠曲草。假货使真货蒙受冤屈,我很为之愤愤不平。

今年清明节前,我特意吩咐老家的兄弟,请老舅送几条鼠曲粿给我。老舅爱我如子,说我想吃哪有不照办的?

“如今,清明节照样过,只是没有多少人家春鼠曲粿了,不是没有粳米,也不是鼠曲草少了,年轻人怕麻烦,不愿春。唔!我们这一辈过老后,恐怕鼠曲粿就绝了。”老舅颇有点伤感。

“鼠曲草可入药,性平,味甘,功能祛痰止咳,做成鼠曲粿,成了药粿,既解馋饱肚,又消病健身,可谓一举两得,有条件,可以多春点当饭吃。有益的,就该发扬光大。我看鼠曲粿是不会绝的。”我这话,老舅听着很中听。

那天晚餐,我亲自掌勺,炒了一盘甜鼠曲粿,孩子们听说是正宗货,一抢而光,全部光盘下肚。这也验证了一个道理:只要货正宗,不愁没市场!

□ 薛宗碧

乡村即景

的,我自觉不是干农活的好把式。

夜幕降临时,我吃完晚饭除了在房前屋后散步溜达,便端坐在二楼小茶室木长凳上,翘起二郎腿,烧沸一壶山泉水,品饮着从全国各地带回来的地方名茶,有广东湖州的凤凰单枞、江西庐山云雾茶、云南大叶老班章、政和锦屏村荒野小菜茶,还有福安红茶坦洋工夫,以及自产自销的白毫银针、白牡丹和土茶。呷一口沁人心脾,顺着

喉咙下肚舒心润肺。

我用牙签拨弄着“潮州三宝”老香橼、老药桔、黄皮鼓,掰着穆阳花生,听着悠扬的乐曲,欣赏着抖音与视频号上异彩纷呈的搞笑节目,山野村夫怡然自乐之感油然而生。

□ 吴维泉

太姥山下

第5期(总第206期)